



國內
郵資已付

台中郵局許可證
台中字第1288號

雜誌

中華郵政台中雜字第
2054號登記為雜誌交寄

無法投遞時請免退回

2013年10月發行 第十九期

晨星閱讀專刊 貓戰士報



發行所：晨星出版社 發行人：陳銘民
編輯：郭玟君 美術設計：許芷婷
晨星出版有限公司 407台中市工業區30路1號
電話：04-23595820 傳真：04-23597123

貓戰士的神話： 關於獅族、豹族、虎族(下)

〈翻譯／貓小編〉

每個部族都有各自的傳奇——祖先們偉大的歷險被代代相傳。但不管是哪個部族，都流傳有關遠古巨型金貓統治森林的故事。獅族有著太陽光般的流線鬃毛；豹族動作敏捷，毛髮有著如急馳腳掌般的黑色斑點；虎族毛髮的黑色條紋有如影子般在身上晃動，夜晚將它們的黑暗投射在虎族的靈魂中。這些巨貓已經消失，卻將他們特殊的天賦傳給後代。

關於虎族的戰士——刺牙

巨大貓族剛開始進入森林時，虎族和獅族身上的皮毛都是純金色，不過獅族還多了陽光般燦爛洋溢的長長鬃毛。虎族貓非常忌妒獅族貓的金色棕毛，同時也忌妒豹族貓的動作比任何一族的貓還要迅速。這種忌妒感令他們非常痛苦且自卑，所以他們的生活習慣變成在夜間補獵，白天躲藏在陰影中。

一隻名叫刺牙的虎族戰士自卑感特別強烈，所以他開始在夜晚襲擊其他部族，偷走他們的小貓，掠奪他們的獵物。虎族族長影星知道刺牙的行為以後，並沒有制止他這麼做，因為她的內心也被忌妒所蒙蔽。

有一天，刺牙靜靜地潛返營地時，一隻被他叼在嘴邊的獅族小獅，發出可憐的喵嗚聲。

影星看到那隻小獅時，頓時勃然大怒。

「她是小花瓣，你偷來金星唯一的女兒。」她大吼道。

「沒錯！」刺牙將小母貓放在地面上，驕傲地回答道。

小花瓣發出一聲哀鳴，然後將口鼻埋在腳掌中。

「你知道你做了什麼好事嗎？」影星怒斥道，「這意味著要開戰！救不回這隻小獅，獅族貓絕對不會善罷干休。如果做得太過分，他們甚至會殺光我族。」

「我們只要迎戰就好了。」刺牙生氣地反駁道。

「讓虎族戰士們白白送死？有這個必要嗎？」影星嘶吼道，

「這根本就沒意義。我們必須立刻把金星的女兒送回去。」

當天晚上，影星召集了一次大集會，獅族還未發動攻擊行

動，他們就主動將小花瓣還給了金星。但這樣的舉動也間接承認，刺牙就是進行夜間偷襲的那隻貓。金星和捷星因此強烈要求影星必須阻止虎族戰士這種不光彩的行為。

「真不公平！」刺牙抗議道，「虎族身軀缺乏特色，只是不具備任何特別能力的金黃色大貓。如果我們也像獅族和豹族一樣，能擁有可以區分我們特徵的皮毛就好了！」

「閉嘴！」金星喝斥道，「影星，你的部族必須接受懲罰。虎族一個月內都不能在白天出現，皮毛不能被陽光照射，你們也不能和其他部族貓談話。這一個月內等同於沒有虎族的存在，直到你們完全停止偷襲的舉動，在下次大集會就可以重新加入部族。」

於是，接下來整整一個月，虎族只能在夜間出沒，並且遠離其他部族。

當下一次滿月之夜到來時，在月光照耀下步入大集會的虎族讓所有貓都嚇一跳。

「太不可思議了，你們的皮毛顏色變了。」捷星驚訝地說道。

虎族因為長時間在陰影下走動，原本金黃色的皮毛出現了一條條烏黑的紋路。刺牙非常的高興與驕傲，虎族現在終於和其他族一樣，身上都有與眾不同的皮毛花色了。

從這件事以後，所有虎族貓一出生皮毛上就帶有斑紋。



《貓戰士外傳之5—黃牙的祕密》試讀

大集會過後的幾天，黃牙吃力地從床上爬起來，身上每一寸肌肉全發出無聲的抗議，她感到疲憊不堪，累到好像整整跑完三圈邊界似的。

黃牙勉強舉起腳掌，稍微梳理一下耳朵。「為什麼你這幾天總是一副無精打采的樣子？」賢鬚問道，「而且你也變胖了。如果你少吃一點，或許可以增加工作效率。」

「也許吧，」黃牙咕噥。如果我不是巫醫，你應該早就看出端倪。你一定沒想到我會是有孕在身，我該怎麼辦？

她鑽出睡窩，站在空地邊看著族貓們為工作忙碌。幾個見習生正拖著睡墊走出長老窩。黃牙在一旁看到燧掌抓起一球青苔往夜掌的頭上砸去。

夜掌一掌將它揮開。「別再鼠腦袋了，燧掌，」他喵聲說：「再這樣下去，工作永遠做不完。」

燧掌大吼一聲撲向夜掌。「我是風族戰士！」他嘶聲叫道。兩名見習生就這樣在準備丟棄的青苔中扭打成一團。黑掌、爪掌和蕨掌見狀，發出興奮的喵叫聲，立刻加入戰局，把青苔踢得到處都是。

黃牙正在考慮要不要制止他們，但她看到最嬌小的見習生夜掌充滿鬥志地回擊，而打打鬧鬧基本上也無傷大雅。過了一會兒，黑掌、燧掌和蕨掌的母親冬青花快步來到空地，一嘴叨起燧掌的頸項，把他從混戰中拎走。其他見習生馬上坐起來，全身布滿了青苔，不約而同露出失望的表情。

「你們在做什麼？」冬青花板著臉說：「現在馬上把混亂清乾淨，青苔統統拿到營地外去。如果你們不把長老的睡墊清理完，等一下就別想上打鬥訓練。我會親自去跟你們的導師說。」

她這麼一威脅果然奏效。見習生們迅速收拾散落一地的青苔拖往隧道的方向。冬青花在一旁監督確定這幾個傢伙沒有偷懶後，便朝新鮮獵物堆走去。

剛吃完一隻烏鴉的蜥蜴紋，忍不住抽抽耳朵看著匆匆經過的見習生們。「你一定很高興終於可以擺脫照顧小貓的責任重返戰士崗位吧。」她跟冬青花說。

冬青花嘆了一口氣，望向拖著笨重青苔走進隧道的見習生們。「可是我真懷念朝夕陪伴他們的日子！他們現在似乎都不需要我了。」

蜥蜴紋皺起一副誤吞鴉食的鬼臉說：「你在育兒室時，不會有種被困住的感覺嗎？你難道不想念出去巡邏和為部族狩獵的日子嗎？」

黃牙看到冬青花露出不解的表情。「我為什麼要有被困住的感覺？養育小貓，栽培他們成為戰士是每個貓后的職責。」

「你不覺得很不公平嗎？」蜥蜴紋反駁：「即使公貓有了小貓，一輩子還是只要負責打獵和戰鬥就好了。」

冬青花伸出尾巴，親切地拍拍蜥蜴紋的肩膀。「我覺得當公貓也很不容易！蜥蜴紋，等你懷上小貓的時候，想法就會改變了。」

「老實說，並沒有。」蜥蜴紋不屑地說。

冬青花興奮地大叫：「喔，蜥蜴紋，你懷孕了！太好了！是泥爪的嗎？」

蜥蜴紋點頭。黃牙從沒見過這麼興趣缺缺的準媽媽。

「你可能只是太緊張了，」冬青花安撫她，「小貓將會改變你的生活！」

「可是我不想生活被改變。」蜥蜴紋甩動尾巴喵聲說：「我很喜歡我現在的生活，我只想全心當一名保衛部族的戰士。」

「一旦你的小貓成了見習生，你就可以回復戰士的身分了啊。」冬青花告訴她。

她那一副說教的口氣讓蜥蜴紋更火大。「被關在育兒室整整六個月？我一定會瘋掉！」她大呼。

「你和小貓都會沒事的，」她向她保證，似乎不敢相信蜥蜴紋竟然會

說出這樣的話。「別忘了我們現在有兩名巫醫！」

蜥蜴紋氣嘟嘟地聳聳肩，隨後起身踱步回營地另一邊的戰士窩。黃牙看著她，發現她的肚子的確凸了出來，比她自己的還大一些。

兩窩不被愛的小貓。

她皺著眉甩開當下的想法。喔，孩子，我當然愛你們，她告訴肚子裡的小生命，但事情將會變得很複雜。

黃牙好希望能和蜥蜴紋談談，跟她訴說心中的煩惱，一起分享初次懷孕的點點滴滴。可惜黃牙只能將這個祕密深藏在心裡，況且，她和蜥蜴紋也算不上朋友。

我更不能告訴鋸皮。從我決定當正式巫醫那一刻起，他已經表明不想再和我有任何瓜葛了。

她突然看到那虎斑貓匆匆走出戰士窩朝杉星的窩走去。她不確定他是不是有看到她，不過他並沒有跟她打招呼。

「黃牙，你怎麼還站在那裡恍神？」

賢鬚從窩裡匆匆走出來，忽然現身在黃牙背後把她給嚇了一跳。「我們得去檢查一下微鳥咳嗽的情況，」巫醫繼續說：「還得帶些著草膏給腳掌乾裂的石齒，而且你還答應帶雲皮再去一趟森林。他現在還不能單獨出去，必須要有一名有經驗的貓在一旁看著才行。」

「對不起，賢鬚，」黃牙喵聲說：「我現在就去看看長老們，然後再去找雲皮。」她精疲力竭，拖著沉重的步伐前往長老窩，四肢有如千斤般重。

賢鬚跟在她後面。「別忘了帶著草膏過去，」她連忙說，眯起眼睛，仔細打量黃牙。「你沒事吧？」她問：「你最近總是無精打采。你要知道，巫醫也是會生病的。」

黃牙想到萬一賢鬚發現真相的情景，不禁開始驚慌起來。她會怎麼做？革除我的巫醫資格？將我逐出部族？這裡是我的家和生命的全部！

「我沒事。」黃牙回應，試著在前往長老窩的途中打起精神邁開步伐。儘管他們因為禿葉季的到來而變得脾氣暴躁和頑固，我仍有責任照顧他們。只要我還有一天的資格，我就會盡一天的義務。

黃牙發現自己置身在一處黑暗空曠的地方。一片漆黑的上空閃過幾抹殘餘的星光，光亮微弱到不見任何星宿的蹤跡。她很清楚自己是在作夢，但卻不知道夢境的意涵。

「是星族嗎？」她大喊：「有誰在那裡嗎？」

不久一隻嬌小的暗色貓從暗處走了出來，注視黃牙許久，方才嚴肅地搖搖頭。「一隻貓即將到來，」他喵聲說：「一隻不該出生的貓，他的一生將帶給森林腥風血雨的災難，而星族卻無力阻止他！」

黃牙驚恐地瞪著他，「我們難道都束手無策嗎？」

暗色貓點點頭，「只有一個辦法能阻止這隻一出生即遭詛咒的貓所帶來的仇恨風暴：有一個母親必須鼓起勇氣認清命運。」

「你難道是指我其中的一個孩子？」黃牙倒抽一口氣問：「你指的是什麼？這是預言嗎？」

「是警告。」暗色貓低聲說完，隨即消失在暗影處。

黃牙驚跳起來，在床上拚命掙扎。天空泛著黎明的微光，環繞睡窩的牆壁隱隱可見。她突然感到毛骨悚然，本能地蜷縮起四肢緊貼著隆起的肚子，急於保護裡面的生命。

我的孩子絕不可能在影族掀起血腥風暴！即將來到世間的他們是無辜的。她一度想將夢到的一切說給賢鬚聽。不過銀焰告訴我要相信自己的直覺。如果跟她說太多，我的祕密恐怕會洩漏出來。

黃牙仰望著破曉時分的天際，寥寥幾個星族戰士仍閃爍著光芒。「星族，我在你們面前保證，」她悄悄地說：「我向我的孩子發誓，我一定盡全力保護他們。很遺憾我無法成為一個他們所期望的稱職母親，但我將永遠愛他們。」

狗勇士首部曲之I 《倖存者》搶先讀

幸運突然驚醒，恐懼鑽進他的骨頭與毛髮裡發出刺痛。他跳了起來，發出嗥叫。

有那麼一刻，他以為自己還是隻幼犬，與手足們彼此依偎，安全、受到保護，但是溫暖的美夢倏地消失，恐懼令人不寒而慄，刺痛著幸運的皮膚。如果他看得見朝向他而來的恐懼，肯定迎面奮戰——但是你見不著這隻巨獸，也聞不到牠的氣味。他嚇得發出哀鳴，這可不是什麼床邊故事，感覺再真實不過。

他一心想拔腿狂奔，驚慌失措中只能胡亂抓著、發出吠叫。受困在鐵籠內，他哪兒也去不了。口鼻因為衝撞籠子的缺口而發疼，朝後退一步，鐵籠刺痛他的背脊，令他忍不住叫了出來。

其他狗兒都是親近、熟悉的夥伴，身上帶著熟悉的氣味。他們跟幸運一樣都被關進這個駭人的地方。幸運抬起頭，一次又一次的吠叫，聲音高昂且急切，但是顯然沒有狗兒幫得了他。他的聲音被淹沒在一聲聲狂亂的叫聲裡。

他們全都被關了起來。

幸運驚惶失措不已，拚了命的抓地，雖然他知道這麼做徒勞無功。

他聞到隔壁籠子傳來母快腿犬的氣味，友善、安撫人心的味道如今卻充滿了恐懼混合著危險的辛酸。汪汪，他朝向她的方向靠近，感覺到她的身體發出顫抖——儘管鐵籠子將他們分隔兩邊。

「甜心？甜心，大事不妙，壞事臨頭！」

「是啊，我感覺到了！怎麼回事？」

長爪——牠們到哪去了？長爪將他們抓到這個收容所來，卻不忘照顧他們，準備飲水與食物，提供睡覺的地方，清掃排泄物……

這會兒朝他們走來的應該是長爪。

其他狗兒同聲發出嗥叫，幸運跟著大家提高了音量。

長爪！是長爪來了……

幸運腳下似乎有東西在移動，鐵籠發出震動。傾刻間，在一陣沉靜之後，幸運蹲坐著，嚇得一動也不動。

接著，他的周圍以及頭頂上方突然發出一陣劇烈聲響。

不見身影的巨獸就在這裡……牠的爪子正踩在收容所上方。

鐵籠上下震盪、傾覆，幸運被甩向籠子另一處。巨大的痛苦令幸運失去方向感。巨獸將他翻來覆去，滾動的落石與碎石的聲響震耳欲聾。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一層層的灰煙遮蔽了他的視線。飽受驚嚇的狗兒們發出的尖聲狂吠充斥幸運的腦袋。一大片牆面就在他眼前崩塌於鐵籠上，幸運向後一躍。莫非是地犬要來奪走他的性命嗎？

說時遲、那時快，巨獸旋即消失。另一面牆接續倒塌，空氣中滿布著一陣陣難以呼吸的灰塵。高處其他的鐵籠墜落在地面，扭曲的籠子嗶呀作響。

接著，世界只剩一片沉寂，潮濕的氣味瀰漫四周。

血！幸運心想。死亡……

他的肚子再度因為驚恐而翻攪。幸運倒臥在一旁，緊貼著扭曲的鐵籠，他用力蹬腿，想要站立。鐵籠嘎嘎作響，一陣搖晃，他卻無法起身。

不！他心想。我動彈不得。

「幸運！幸運，你還好嗎？」

「甜心？你在哪裡？」

她的長臉探進幸運毀損的鐵籠。「牆壁倒塌時，正好砸開了我籠子的門！當時我以為自己死定了。幸運，我逃了出來，但你……」

「幫幫我，甜心！」

身旁的微弱嗚咽聲嘎然而止，這意味著那隻狗慘遭不測了嗎……？不會的。幸運不願這麼想，他發出嗥叫打破沉默。

「我可以把籠子拉開些。」甜心說，「你鐵籠的門也鬆脫了，我們應該能夠打開它。」甜心咬著牙拉扯鐵籠的門。

幸運想辦法保持冷靜，一心只想把門踹開。他的後腿奮力一踢，伸長了脖子猛咬著鐵籠。甜心緩緩將鐵籠往前拉，偶爾停下來以腳掌阻擋落石。

「好了，鐵籠的門鬆脫了。等我……」

但幸運可等不及，門的上方裂了開來，他扭開裂隙，然後以腳爪用力拉扯，用嘴去咬開門。

鐵籠嗶呀作響，幸運感到腳爪一陣強烈的刺痛——但此時鐵籠的門被撞得歪斜，幸運扭動身體，掙脫籠子，最後筆直站立於外。

他的尾巴緊緊夾在兩腿間，身體仍止不住顫抖。他與甜心瞪大了眼，望著眼前的屠殺場景，四周一片混亂，到處是破損的鐵籠與殘破的屍骨。一隻毛髮柔順的小型犬倒臥在一旁，目光呆滯，沒有生命跡象。最後倒塌的那面牆底下，沒有任何動靜，只見殘堆瓦礫中伸出一隻虛軟無力的狗爪。死亡的氣味遍布著整間收容所。

甜心難過地發出嗚咽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我想……」幸運顫抖著聲音，試圖振作精神，「應該是發生了大咆哮。我曾聽媽媽說過關於地犬的故事，她會呼喚死神的咆哮。我認為這隻巨獸應該是大咆哮。」

「我們必須離開這裡！」甜心的哀鳴聲也止不住發抖。

「是啊！」幸運緩緩後退，甩著頭，想要驅散死神的味道。但這味道卻緊追不捨，不斷竄進他的鼻子。

他拚了命環顧四周。塌陷的牆壓垮其他的狗籠，成堆的瓦礫中，燦爛的陽光穿透灰塵，照射進來。

「甜心，快朝那邊的瓦礫堆去。快！」

用不著催促，她立刻跳上那堆石頭。幸運因為腳爪受了傷，只能小心翼翼地前進，他不安地四處張望，尋找長爪的蹤影。見到這樣的殘破場面，長爪難道不會來把他們抓回收容所嗎？

他打了一個冷顫，加快腳步，跟在甜心後面，逃出去，外面的街頭仍不見任何長爪的蹤影。

他一臉狐疑，停下腳步，嗅聞著，味道卻十分不尋常……

「我們快離開收容所吧。」他壓低了聲音對甜心說，「我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，但是我們必須逃得遠遠的，免得長爪來抓我們。」

甜心低著頭，突然出聲道：「幸運，我不認為是長爪幹的事。」

他們不發一語，緩緩找尋出路。威脅感令幸運感到不安，他所知道的通道都不通，卻仍毫不放棄，在殘破的建築中嗅聞著，穿過地面彎彎曲曲的小路。幸運不管甜心怎麼想，他十分確定長爪隨時會回來。他想要遠遠離開滿目瘡痍的收容所。

等到幸運認為離開收容所夠遠，加上甜心再也走不動，該是休息的時候，天色已經一片漆黑。或許快腿犬不擅長途跋涉，而他們卻得馬不停蹄地離開。他回頭張望來時的路，地面的影子拉得好長，漆黑的角落成了適合棲身的地方。幸運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，不知是否有其他飽受驚嚇且飢餓動物躲藏在那裡？

為了逃避大咆哮，他與甜心已精疲力竭。甜心倒臥在地之前，就連例行的睡前巡視都沒力氣完成，她累得把頭枕在前腿上，緊閉困惑的雙眼。幸運靠在她的側身取暖，尋求安慰。

我得保持清醒一段時間，他心想，負責看守……沒錯……

幸運嚇得清醒過來，渾身顫抖，心跳加速。

他睡了整晚，夢境充斥著大咆哮在遠處發出的隆隆聲響，以及大批長爪逐漸遠離，伴隨著籠車發出的喧囂。這裡此時不見其他狗兒的蹤影，整座城市彷彿遭受遺棄。

多刺的灌木叢底下，甜心仍繼續睡著，光滑的身體隨著呼吸微微上下起伏。幸運伸展四肢，舒活筋骨。

儘管熟睡的甜心令他備感安心，但此時他需要的並非是她溫暖熟睡的身體帶給他的安慰，他必須喚醒她，要她保持警戒。他湊近甜心的長臉，舔舔她的耳朵，直到她發出滿足的低吟。她起身，嗅聞並舔舐著幸運作為回應。

「你腳掌的傷勢如何，幸運？」

她的關心立刻讓他感到傷口的刺痛，幸運嗅嗅自己的腳掌。他的腳掌留下一道紅色痕跡，發炎的傷口隱隱作痛。他輕輕舔舐傷口，暫時止住流血。

「好多了。」他的回答顯示情況樂觀，當他倆從濃密的灌木叢起身後，他的心情隨即一沉。

眼前可見已經崩塌、嚴重傾斜震開的道路。崩裂土地暴露的長水管高高地噴出水柱，在空氣中顯現七彩的顏色。此外，幸運觸目所及歪斜的城市大街，

只見高掛在天的太陽之犬發出光芒，將扭曲變形的金屬映照發光。記憶所及曾經是花園的地方留下一灘平靜無波的水窪。高聳、堅固的長爪家園如今倒塌，頹圯一片，彷彿被長爪的巨拳揮了一下。遠處損毀的籠車傳出的哀鳴聲無人回應。

「大咆哮的破壞力……」甜心咕噥著，既驚又怕。

幸運也顫抖著。「長爪的摧毀能力的確不容忽視，而且牠們總是成群結隊，從不落單。」他豎起耳朵，伸出舌頭嚐著，塵土與地底的味道難聞極了，「就連籠車也毫無動靜。」

幸運斜偏著頭看著其中一隻籠車，牠的前端半埋在頹圯的牆裡，鐵製的軀體發出光芒，不再發出轟鳴聲，像是沒了生命跡象。

甜心一臉驚恐。「我對牠們一無所知，你稱牠們是什麼？」

幸運狐疑地望著她，她竟然不知道籠車的作用？

「長爪利用籠車行動，因為長爪跑得沒有我們快。」

甜心對於長爪的最基本認知都毫無概念，這件事令幸運感到不可置信。想到自己將與甜心一起行動不免憂心忡忡。要想在困境中求生存，甜心顯然太過天真。

幸運再次嗅聞著，城市的新氣味令他不安，腐敗的味道持續發出著死亡與岌岌可危的氣息。

這氣味聞上去不再有家的味道，他心想。

他踱步至水柱噴發的地方，地面破了好大一個洞。洞裡有石油湧出，表面閃耀著五彩顏色。幸運不喜歡石油的氣味，覺得難聞極了，但他口渴得要命，顧不得味道如何，大口大口舔著喝，他瞄到一旁甜心的倒影也跟著舔舐。

甜心率先抬起頭，舔舐自己尖突的上顎。「這地方出奇的安靜，」她咕噥著，「我們得快點離開這座長爪鎮，上山去找個藏身處。」她的毛髮豎起。

「這地方再安全不過。」幸運說，「說不定可以在牠們的巢穴找到吃的。相信我，藏匿食物的地方一定很多。」

「那裡也可能躲著其他動物。」她顯得不悅，「我不喜歡。」

「你在害怕什麼？」幸運看著甜心纖瘦的軀體與長腿，輕而易舉地越過高聳雜草，「我敢說你奔跑的速度無人能及。」

「我可沒辦法應付轉角。」她緊張地左顧右盼，「城市裡總是有太多轉角，我適合在曠野奔跑，在那裡才跑得夠快。」

幸運環顧四周，甜心說得對，這地方房屋林立，她的抗議不是沒有原因。「我們要拚命趕路，長爪說不定還在附近蟄伏，不論我們是否看得見牠們，我可不想再回到收容所。」

「我也不願意。」甜心附和，噉起的嘴露出白色的長牙。「我們必須找到其他狗兒，組成強大的狗幫！」

幸運狐疑地皺起鼻子，他不是那種合群的狗，跟一大群狗共同生活，彼此相互依賴，服從艾爾帕，令他難以想像。他不需要其他狗的幫助，更不願意幫助其他狗，一想到要與其他狗兒相處，幸運不免起了雞皮疙瘩。

甜心顯然不這麼認為，他心想。

甜心整個興致來了，叨叨絮絮地說起故事。「你肯定會愛死了我們這群狗！我們一塊兒奔跑、覓食，追逐兔子與老鼠。」她的語氣和緩下來，似乎正嚮往著奔跑在荒野的生活，「直到長爪出現，毀了一切。」

甜心聲音中透露的悲傷令幸運忍不住問：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她搖搖頭。「對方數目眾多，將我們團團包圍，全都帶著相同的棕色毛！牠們簇擁在一起，要將我們一網打盡，但是我們不願讓任何一隻狗落單，這是狗幫的律法。我們誓言團結一致，不論困苦或是喜樂。」甜心停頓下來，深黑色眼瞳變得飄邈，止不住發出嗚咽。

「狗幫跟你都關進了收容所。」幸運十分同情他們的遭遇。

「是啊。」她頓了頓，「等等，幸運，我們必須回去！」

甜心倏地轉過身去。幸運一個箭步衝到她的面前，阻擋她的去路，「不，甜心！」

「我們非回去不可！」

幸運擋住兩邊的路，不讓甜心有機會溜掉。

「他們都是狗幫的夥伴，我不能拋下他們，我得找到他們！萬一其中仍留有活口……」

「不，甜心！」幸運提高音量，「你也知道那地方已經慘遭蹂躪！」

「我們或許遺漏了……」

「甜心。」幸運放緩語氣，試探性地舔舐她悲傷的臉龐，「那地方成了廢墟，他們全都命喪黃泉，成了地犬。我們不能在此地逗留，長爪很可能隨時回來……」

幸運說服了甜心，她最後回頭一瞥，才轉過身。啟程時，她長嘆了一口氣。

幸運打心底鬆了一口氣，與甜心並肩前行，每走兩步，身體便微微碰觸一塊兒。

「收容所也有你的朋友嗎？」甜心問。

「我？」幸運語氣俏皮，想要逗甜心開心。「拜託，我可是隻獨行犬。」

甜心斜睨了幸運一眼。「我從沒聽過這種事，每隻狗皆有隸屬自己的狗幫！」

「除了我，我喜歡單獨行動。我是指，對有些狗來說，我肯定是獨立生活的佼佼者。」他趕緊接著說明，以免顯出自己太過驕傲，「打從我離開手足們之後，我就獨來獨往。」他忍不住驕傲地抬高了頭，「我可以自己照顧好自己，對一隻狗來說，沒有比城市更棒的地方了。我會帶你去大開眼界！你可以在那兒找吃的，在溫暖的水泥牆縫中睡覺，也找得到遮風避雨的棲息處……」

情況依舊如此嗎？

他猶豫了一會兒，目光徘徊在慘遭蹂躪的街道、粉碎的牆與碎裂的玻璃、傾斜扭曲的道路，以及遭棄置的籠車。

這地方不安全，幸運心想。我們得盡快離開這裡。

他不會讓甜心感染到他的恐懼，她已經夠擔心了。他唯一要做的是分散她的注意力。

太棒了！

幸運興奮大叫。他們走過轉角，來到路中央，眼前又是一片狼籍。幸運嗅嗅鼻子——食物！

他拔腿狂奔，開心地跳到一個大型、翻倒的金屬箱子旁。他曾見過長爪把牠們不想吃的東西扔進裡面，然後再把它鎖起來，如此一來，幸運就沒無享用這些棄置的食物，大快朵頤一番。但是此時眼前的箱子倒了下來，腐爛的食物灑了一地。黑色的烏鴉啄食著腐食，跳來跳去。幸運高舉著頭，盡可能大聲吠叫，受到驚嚇的烏鴉嘎嘎叫著，稍微飛離開了些。

「來吧！」幸運提高嗓門，跳到這堆發臭的食物旁，甜心跟了過來，開心地叫著。

正當幸運忙著在成堆的垃圾內翻找，他聽見烏鴉振翅飛下來的微微聲響，於是他往前一跳，一口咬住那隻憤怒的鳥，牠只得用力鼓動翅膀飛離。

最後幸運奮力一叫，趕走烏鴉，騰空的腿站回地面後，腳掌在地面一滑。受傷的腳掌令他忍不住喊痛，像是遭遇最兇狠的狗，被對方的長牙狠咬好幾口。他忍不住痛得哀叫。

甜心朝那群烏鴉追趕過去，把牠們嚇得飛走，一隻都不剩。幸運蹲坐下來，舔舐傷口，一邊不忘用力嗅聞著空氣，享受著地上那堆棄置的食物傳來的氣味。這份滿足感令他好過了些，暫時忘卻了肉體的痛楚。

幸運與甜心享用著烏鴉留下的美食，心情愉快許多。甜心在紙筒內翻找到雞骨頭，幸運則找到了麵包邊，但是能吃的食物實在少得可憐，特別是他們現在正胃口大開的時刻。

「看來我們會在這座城市裡餓死。」甜心咕噥著，舔著那個曾裝著食物的空紙筒。她放下紙筒，把整個頭探進去。

「我向你保證不會，而且能吃到真正的美食。」幸運滿腦子想到的都是他曾造訪那地方的畫面，他開心地蹭著甜心的身體，「我帶你去的地方可以跟栓鍊犬享用同等級的美食。」

甜心豎起耳朵。「真的？」

「真的，那地方會讓你對城市改觀。」

幸運自信滿滿的往前走，想到嘴裡的美食，口水都要流下來了。甜心跟在他身後緩緩走著。奇怪的是，她的相伴竟令他感到快樂，幸運對自己能夠幫助她感到滿足。通常現在的他早就想要獨處……現在卻沒有。

或許大咆哮改變的不僅僅是這座城鎮。